

鄂伦春纹饰图案与符号审美意象思考

刘玉凤 戈秀兰

(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 164300)

【摘要】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题材广泛、形式感强、变化多样、寓意丰富,纹饰图案的使用与民俗宗教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中映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审美问题,它更折射着其他民族生存因素,如地理环境、萨满文化、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融合和发展。鄂伦春纹饰图案能够让观赏者感受到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意蕴、整个民族执著向上的生命之美以及勤劳勇敢、纯朴豪迈的民族风骨。鄂伦春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民族文化的主要记载形式之一便是纹饰图案,深入挖掘鄂伦春民族纹饰图案,使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广泛使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鄂伦春民俗文化。

【关键词】鄂伦春;纹饰图案;审美意象;民俗符号

DOI: 10.18686/jyyxx.v3i2.40723

鄂伦春族人作为生活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渔猎民族,在其长期的游猎生活、社会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这些纹饰图案具有取材自然、图形简洁、意境抽象、种类繁多、创作随性的特点,体现了审美意识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这些民族传统图案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服饰、建筑、家具、雕刻、刺绣、剪纸、编织和祭祀等等。鄂伦春人在日常渔猎生活中用心感受自然、依据自然形象进行即兴创作,将美好意象和未来憧憬记录在桦树皮、鱼皮、动物皮上,这些刻录在民族时间长廊里自然形象经过鄂伦春人反复的艺术加工和创造,演变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鄂伦春族的纹饰图案文化跟其他民族社会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在鄂伦春民族传统文化日渐与现代主流文化交融的今天,鄂伦春纹饰图案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亟待发扬、传承和保护。

1 鄂伦春纹饰图案符号探源

1.1 创作题材广泛

鄂伦春人创作的纹饰图案的题材广泛,灵感大多来自他们的渔猎生活日常。鄂伦春人们崇尚自然,善于观察和描画身边事物,将对自然万物的个人理解用朴素简洁的图形语言来进行抽象化提炼和形象化概括。纹饰图案造型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劳动生产工具、自然神和抽象的几何符号图形等等。涉及人物的图案较少,大多进行正面

描绘;动物图形侧面形象较多,包括各种野生动物、飞鸟和昆虫,如野鹿、山羊、马匹、飞禽、蝴蝶、大雁等等,这些动物图案大量存在于鄂伦春人的服饰、器皿、祭祀神像中;植物图案则是对大自然的花草树木简笔画,包括树木的树干和枝叶、花草的叶子、花蕾、花瓣、幼芽等;鄂伦春族对自然事物的轮廓形状进行大胆地夸张和变形,创作出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如圆点、半圆、扇形、十字、T字三角、水波、涡旋、浪花、单双回字、菱形、鱼鳞状等等,通过这些几何图案灵活搭配组合形成富有艺术美感的纹饰符号。鄂伦春纹饰图案广泛的创作题材反映了鄂伦春人的生活习俗、宗教文化、渔猎生产、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1.2 实用价值和民俗意义

鄂伦春纹饰图案形态各异、形象生动、蕴含丰富的寓意,被广泛地使用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于美观装饰。这些装饰图案不仅生动再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环境,而且是人们热爱自然、崇尚自然、追求美的一种体现。鄂伦春人在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服饰用品上使用花朵、松树、草叶、蝴蝶等图案以及其他纹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企盼。这些饰物包括孢子帽、手套、长袍、背包、腰带、配饰、烟口袋及香囊荷包等等。这些图案图形与饰物的外轮廓相吻合,增强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美观性。

鄂伦春人纹饰设计符合艺术审美,他们会依据饰物、

饰品和器物的边缘变化和角隅的具体样貌设计出相应的边缘及角隅纹饰,边缘纹样出现在帽檐、服饰的领口和袖口、靴口的边缘;角隅纹饰多出现在仙人柱(住屋)上的覆盖物“额勒敦”和皮围子、皮衣和皮口袋的四角,以及器物的边角(包括一角,对角和边角)等处。鄂伦春人善于从细节的角度在粗犷的空间布局中对纹饰进行巧妙的处理,展示鄂伦春人浓郁的审美情趣、细腻的节奏和韵律之美,纹饰的恰当运用使鄂伦春民族饰物呈现出鲜明的艺术观感效果。

鄂伦春具有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也广泛地存在于桦树皮制品上,包括摇篮、桶、篓、碗、箱等器具,如桦皮摇篮的团花图案,桦皮盒上的几何符号连续图案,包括T字纹、草叶纹、回性纹、波浪纹、三角纹、鱼鳞纹等等。鄂伦春人在桦皮制的生活器具上刻出多种多样的花纹图案和填涂颜色来表达美好祝愿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比如摇篮上的团花图案,蕴含对小辈成长的祝福和祝愿;“南绰罗花”的“十”字花形纹饰,多用于姑娘的嫁妆上,象征纯洁美好的爱情以及对爱情的诚挚幸福;“珠勒都很”花纹象征夫妻同心、白首相携,而红、黄两种颜色则分别寓意新娘和新郎嫁娶之喜。

鄂伦春表现人物的图案不多,主要体现在萨满服饰和神画像上,而其他器物上并不多见。萨满是鄂伦春早期氏族社会里的神明者,对其法衣、神帽以及神鼓上图案纹饰,需要用尽心思设计制作。鄂伦春崇拜自然神,信奉万物有灵,因而图案中充分反映了天神、太阳神、山神、水神、火神、雨神、草神等自然神,这些人物形象神像图案表现了鄂伦春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寄托。

2 鄂伦春纹饰图案审美意象

2.1 兼容并蓄的审美特点

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鄂伦春族人久居山林,酷爱自然景物,因此在纹饰图案的设计映射出美好的自然界形象,充分彰显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特色。以自然物为主要题材的纹饰图案设计是基于原型基础上抽象再现,在重现过程中使用形式多样的几何图形和线条。鄂伦春纹饰图案的创作灵感就源于自然,常常是触景生情、由感而发,艺术灵感的火花被随时记录身边的物品上。鄂伦春的每一个族人都是图案纹饰的创作者,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实物

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因此,同一种事物的图案纹饰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鄂伦春纹饰图案中的蝴蝶和云朵造型都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呈现千姿百态的形式美。鄂伦春族人的大部分纹饰图案都蕴涵着美好的寓意,如地久天长、如意吉祥、平安喜庆、长命百岁等美好的祝愿。鄂伦春人通过对图形的构造充实组合,创造出造型丰满、使用广泛的团花民族传统图案,这也反映鄂伦春人在艺术图案创作时力求圆满、完美审美追求。另外,鄂伦春族在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过程,民族纹饰图案也借鉴了汉族历史悠久的优秀图案元素成分,体现鄂伦春民族审美兼容并蓄的特点。

2.2 自然朴素的审美意识

鄂伦春人创造的各种纹饰图案极具艺术感和审美意义,虽然当初的设计是出于实际用途的考虑。云卷纹和飞鸟图是鄂伦春人最早使用的纹饰图案,因为,鸟和云与他们信奉的天神最亲近,因此成为圣洁和吉祥的象征。鄂伦春人将各种点和线进行搭配组合,形成具有节奏感的图案,这些点和线布局安排很有规则,在简单规律的重复中刻意保持着对称关系,寄寓着具有鄂伦春民族特色的审美动机与审美追求。鄂伦春人喜欢使用带有几何形图案的纹饰,并在实际运用中对纹饰图案进行巧妙布局,朴素却不失优美地重复使用某种纹饰,使其与服饰及器物的材质和状态浑然天成。鄂伦春人对不同纹饰图案的搭配力求繁简错落,使得那些即便是复杂多变的花纹也依然保持着古朴简单的风格。这种朴素的布局审美意识反映出鄂伦春人在简单枯燥、日复一日的渔猎生产实践和山林聚居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纹饰图案的设计和运用体现出鄂伦春人与大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特色。

2.3 民族传承的审美追求

鄂伦春人通过纹饰图案的民族传承体现对审美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民族审美意象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剪纸和刺绣艺术上。鄂伦春人将民族纹饰图案广泛应用到剪纸画的造型中,鄂伦春族剪纸艺术蕴含着来自于民族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鄂伦春没有自己的文字,剪纸就成了表达生活的重要形式,作品内容反映族人的生活习俗、萨满文化、狩猎生产、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现代鄂

伦春族剪纸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将民族工艺造型体系的创造性得到的很好的发挥,纹饰图案设计与运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剪纸作品充满现代元素的气息。鄂伦春族刺绣是另一种使用纹饰图案的艺术形式,刺绣原材料主要是各种动物的皮革,鄂伦春女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在兽皮绣出各种图案,然而随着鄂伦春走出山林,狩猎生产的终止使刺绣工艺受到材料限制,现代刺绣的方法则是将纹饰图案先画在纸上,然后照着轮廓进行描绣,纹饰图案既保持了传统的审美风格,有充满具有现代象征、家国情感与审美意义的设计理念。通过欣赏现代鄂伦春族剪纸和刺绣技艺,人们能够从多侧面了解鄂伦春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感受鄂伦春人热爱家国、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3 结论

通过对鄂伦春纹饰图案和民族审美意象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题材广泛、形式感强、变化多样、寓意丰富,纹饰图案的使用与民俗宗教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中映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审美问题,它更折射着其他民族生存因素,如地理环境、萨满文化、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融合和发展。鄂伦春纹饰图案能够让观赏者感受到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意蕴、整个民族执著向上的生命之美、以及勤劳勇敢、纯朴豪迈的民族风骨。鄂伦春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的民族,民族文化的主要记载

形式之一便是纹饰图案,深入挖掘鄂伦春民族纹饰图案,使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广泛使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鄂伦春族民俗文化。

当今变革剧烈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鄂伦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要求之间的差距,鄂伦春需要在方方面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相适应,因为发展和改变是一个民族必须面对的主题。这种来自时代变革的迫切要求是鄂伦春族人开始对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价值,这在一定程度激发和强化了鄂伦春人自觉守护民族文化的族群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毋庸置疑,鄂伦春族文化中的纹饰图案文化是中国艺术创作不可多得的艺术标本,鄂伦春民族文化的部分传统元素都正在悄然隐入历史大幕,更多基于传统的现代图案创造是鄂伦春民族文化顺应现代方式的积极应对改变和创新实践。

作者简介:刘玉凤(1971—),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民族学研究;戈秀兰(1980—),女,山东青岛人,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课题:本课题为2019年度黑龙江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符号学视角下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KYYWf-0442)。

【参考文献】

- [1] 李一娜,鄂伦春族传统纹样视觉语言研究[D].乌鲁木齐: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 [2] 秋浦,鄂伦春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3] 王丙珍,鄂伦春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与变异[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4).
- [4] 王丙珍,鄂伦春审美文化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 [5] 王璐阳,刘国涛,鄂伦春族纹饰图案研究[J].艺术家,2019(7).
- [6] 王兆明,新生鄂伦春族乡志[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7] 贤璐,鄂伦春族美术作品对我绘画创作的影响[D].昆明:云南大学,2019.
- [8] 尤明慧,社会变迁与民族主体意识的建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4).
- [9] 张爽,鄂伦春民族纹饰图案与造型艺术研究[J].工业设计,2020(6).
- [10] 张雨男,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J].民族研究,2018(3).
- [11] 周晓杰,黄剑,鄂伦春族纹饰图案与造型艺术研究[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